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清風閣 第十一回 皮奉山議親 孫孝姑出嫁

詩曰： 婚姻大事非偶然，自有月光暗底牽。

夫唱婦隨偕到老，來年壽富又雙全。

話說皮奉山叫聲：「媽媽，快快打燒酒來我喝！」張媽媽說：「已叫乾兒子上街打酒去了，買豆腐乾子。」再言大小夥買完，一直來家交把媽媽，站在塊不走：「媽媽，我要個錢買巴巴吃！」張媽媽把強氏與他吃的果子把了些，大小夥他歡喜得很，嘯嘯跳了去了。

再言媽媽開櫃，拿酒杯子與五爺吃酒。不料五爺眼尖，看見了一盤大鯽魚，端了出來，搭搭酒。豆腐乾子熱熱，取壺斟酒。媽媽看他，說：「五爺，你從此以後不要找我了，只當你女兒死的了！」五爺說：「我今日吃了你的酒，從此一筆勾銷，窩賬再不窩你了！」媽媽心內說：「今日強氏囑托事，我看此人正合他語。」媽媽開口說話：「老爹，你就不想日子過麼？」

「我的媽媽，怎麼不想好日子！我時運不好，局就壞了，我就沒有好日子過了！我想到我不如死了乾淨！」媽媽說：「五老爺，你可曾娶過親？」

「我沒有，那一個又還同我做親？」

媽媽又開言說：「你今年尊庚了？」五爺說：「我今日二十四歲。」

「你今住在那塊？」

「媽媽，我住在土地廟子裡藏身。我皮五癩子是六個媽子帶大的。父親在日，到廟裡求神許願做好事，修橋鋪路，修積我這一個獻世寶下來。尋了一個吃乳的媽子，他的年紀輕，夫妻又好，兩下捨不得分開來，帶家去了；後又尋個貼乳的媽子，那曉得貼乳媽子又有了孕了，辭了家去；又尋了一個半乳的媽子，那半乳的媽子老了，家去；又尋一個乾帶的媽子，那乾帶的媽子又要下鄉種田；又尋一個抱我的媽子，他抱不動；又尋一個撫我的媽子，過了一年，他又去了。」

閒話休提，再言媽媽說：「五老爹，我代你做個媒吧！」

五爺說：「媽媽，是那一家姑娘，代我做媒？」

「說起來你已該曉得，就是孫大理姑娘，名叫孝姑。」

「媽媽你說起孫老爹，我認得他，他是我個若大的恩人，還未報他。我想起當初，訛了一個開綢店小官，他回去告訴他家人，即刻把我送到捕衙裡。把我叫到上面問了一聲：『皮五癩子，你又來了麼？』叫取頭號板子，六寸厚的板子。站班的恨我，狠狠說：『小夥，今日與你個糖心的吃吃！』若是吃食糖心倒好了，原來是塊頭號重板子。孫老爹看見叫：『兄弟們，公門好修行，你們換個空殼子與他吃吃罷。』站班的依了老爹，換了輕的。老爺叫打四十板，哀求打了二十板。後來又叫打十板，我渾身打的不疼，如撲滅一般。我一個飛腳腿跳出來。可憐孫老爹是個好人，把兩把銀子與我，說：『老五，你把銀子拿了去，做一個生意。』我拿他銀子就走，到又雞王二家，一輪輸了個乾乾淨淨。媽媽，你說別人家還猶可，你說孫老爹家，媽媽，天下人不要，獨獨要看上我皮五癩子不妨？還是我人品好？言談好？家道好？人色好？就是媽媽你說這種話，看中我那一件好，不妨耶？你要論品格，極了頂了；若論本人，是我皮五癩子尖兒腦兒賽兒，特等之中特特等。也罷！你既代我做媒，還有兩句話交代在前：是要叫我養他，是萬萬不能。天晴各吃各，天陰他還要貼我一頓。奶奶你代我說得妥，你打一斤代我道喜；要是說不妥，你打一斤代我探腦。」張媽媽說：「五爺，你今日且回府，過兩天來討信吧！」

到了次日下午後，張媽媽無事，就到孫奶奶那邊走走。不一刻工夫，已到孫府。用手敲門，奶奶問：「是那個？」媽媽答應：「是我！」奶奶將門開了，二人進內。奶奶問：「代找的人在那一塊？」奶奶，人是找到一個。當日開過當舖，兩個果子行。」奶奶未曾聽完，說：「你還是人，還是鬼麼？」「奶奶你不要著急，等我說完了。如今就窮了乾乾淨淨，衣不終身，食不充口。家內煙火全無，上無片瓦，下無立錐，隻身一個，住在土地廟裡了。」奶奶聽畢，回嗔作喜：「此人正合我意！」

奶奶又拜託：「就是此人很好！」於是，二人話畢，張媽媽回到自己家來。

到了次日，天還未亮，起來燒燒香，開了門，那曉得皮五爺天還未亮，他就站在門口。他為何不敲門？他雖窮，心裡也還明白。他說道：「張媽媽是個半邊人，寡婦家，我清早敲門進去，不便。只得站在門口等他開門。」媽媽燒過香，開了門，看見皮五爺，說道：「你早呀？」五爺說：「也不早了！」進來望奶奶說：「你代我說的親、做的媒如何？」奶奶說：「媒是倒有九分了。你家住房也要一所，你如今住在土廟裡，如何娶得親？你可有牀麼？娶他在那裡睡覺哩？」「奶奶，我房子也有，牀也有，被也有，褥子也有，枕頭也有，各色皆有！」

張媽媽說：「告訴我聽，房子在那裡？牀在那裡？被褥在那裡？說與我聽一聽。」五爺說：「媽媽，你聽著：房子不消說得，土地廟內；牀麼，我把土地公公、土地奶奶搬搬家，讓我們，不是牀有了？被褥，你聽著，等那晚間，新娘進門，我早起到城門口，同鄉下人拿兩個稻草下來，不是被褥也有？枕頭更容易，拿兩塊城磚，這個如何？」

「叫新人到土地廟，稻草鋪內，是何話說！必須要尋一所房子，買一張牀，做一牀紫花布被，綠布褥子，還要買個四腳盆。」奶奶問：「五老爹，你可要添東西？」「奶奶呀，你是個什麼人！我要有錢添東西，奶奶，我不去賭錢，娶什麼親？我不是呆子，你老人家想想看。」奶奶說：「五爺，我有幾兩銀子借與你，我同你去尋一所房子要緊。」五爺就同了張媽媽帶了銀子，鎖了門戶，到了街上尋房子。五爺說：「奶奶，要看看人色何如？奶奶，不是我皮五癩子說大話，開口是我皮五癩子一個人，那一個大膽窮得過我的皮五癩子？站起來是我皮五癩子，豎起來還是皮五癩子，睡下去還是皮五癩子，把我就癩得乾乾淨淨！」

不談五爺癩大口，再講張媽媽同他一路談心，順步而走。

走到了東門城腳根，走了幾家門口，見有一家貼著：「七十三間房子把人住。」奶奶認不得，上寫著：「黃門姚氏七十三歲，領黃衣的。」媽媽說：「怪不得上面忒黃些！」張媽媽又走過了幾家，看見那門口有一位奶奶，坐在板凳上，端了一盆衣服在塊洗的，旁邊有一間空房子。張媽媽說：「問了聲奶奶，這間空房子可租與人？」奶奶說：「是租的。」媽媽說：「拜託！帶我看一看！」奶奶說：「等我喊人去，帶你老人家看房子。」

奶奶喊了一聲：「細小夥老子，有人看房子哩！」倪三正同人打天九，聽見喊有人看房子，打挫了牌包子，一直跑了家來。

看見老太，彼此通名通姓，媽媽說：「裡面房子是尊府？」倪三說：「敝友徐老二的，待我喊他一聲。」說：「張奶奶，我家敝房的房子乾乾淨淨，又不安水。如今我這個敝友，係他家父置下來的，如今這敝房又租別人。敝房是乾乾淨淨，連一點水也沒有。」隨即喊了徐二過來，講了房租，二兩八錢一年房租，彼此言定，永無異說。徐二問多早晚成交，擇了好日，張媽媽說：「改日不如撞日好，就是今日吧！」不知成交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